

危城北平與西安事變 (三)

樂 恕 人

抗戰採訪錄 第二章

古城艱危欲哭無淚

一九三四年後，北寧路已經全線通車，通郵。換句話說，偽滿已經和華北打成一片。日本不但在軍事上由四面八方對平津形成包圍態勢，而且在經濟上更已經控制了華北。由於北寧路通車通郵，由於沿線有日本駐屯軍保護，所以當時最猖獗的走私現象，愈發不可遏止。

在平津市上，有不知多少的特種貿易公司，主要就是幹的販賣日本私貨和毒品的勾當。主持的是日本商人和軍人的混同組織，而供驅使的則是一些小漢奸和地痞流氓；以及日本和朝鮮的『浪人』。其大本營則是漢奸殷汝耕主持下的冀東偽政府。

抗戰前各地推行的排日運動中，有『反日十誡』，其中一項就是『不買賣日貨』。但在華北一帶，奸商爲了圖利，小市民爲了省錢，所以買賣日貨，極其普遍。

日本人走私在槍桿保衛之下，使我們的稅收

大減，財政受到嚴重影響。

走私之外，最厲害莫過於販毒。初到北平，我就親自去闖過毒窟，全城皆是，骯髒的小平房，裏面躺滿了蓬頭垢面，衣衫襤褸的小市民，一個個躺着坐着在抽白麵，一種海洛英的極毒品；抽得那些煙鬼面黃肌瘦，男女老幼，亂聚一堂。

毒窟之外，還有賭場。我也去經歷一番。可以分成文賭雅賭與武賭粗賭兩類。前者是壓詩條子、打麻將之類，份子大多是智識分子，而且老年及中年人最多。後者是推牌九、擲骰子之類，下等人，流氓地痞去得最多，大叫大鬧，秩序最糟。老闆多是日本浪人，助手還是那些朝鮮浪人和本地的無賴漢們。

在北平一面尋幽探勝，一面獵奇搜密，兩個禮拜以後，我看見了故都的傷痕淚影，真是感慨萬千。尤其我剛從朝氣蓬勃的首都南京去，一見古城如此狼狽艱危，我真欲哭無淚！

由於一股憂國傷時的情緒，我獨自不出門三天，寫成兩篇稿子，共約二萬五六千字。前篇是

寫在南京的見聞，後篇是寫北平的現狀，寄給了成都的華西日報。我想，文章縱然不好，可是關於南京和北平的情形，我有新近詳細的報道，可能報紙願意刊載我這兩篇通訊，爲全川讀者盡一些報道的職責；因爲我知道，成都報紙還沒有記者駐在京平二地，經常有通訊發表。

投寄時，我曾考慮到給成都那家報？新新新聞資格較老，銷路較多；但華西日報是同新新聞並駕齊驅的兩大日報。而且，我從當年到現在，一直對對開報紙較有好感，對四開紙面略嫌小氣。我希望我的通訊在華西日報的對開版面上大幅刊載；不願新新聞一小塊一小塊的分開發表。

其實，兩家報的主持人都是我老大哥的朋友，但我當年僅憑了這一點主觀的理由，把文稿由航郵直接寄給華西日報編輯部。

遠自成都寄來聘書

一個禮拜以後，郵差送來一捲航郵報紙，拆開一看，是成都華西日報。翻開看一看，頓時驚

變事安西與平北城危

喜交集，原來赫然刊在要聞版上的，正是我的：『首都巡禮記』！我以無比興奮的情緒，自賞之後，再給兄嫂侄子們看，大家都有喜慰的表示。過不幾天，航空報又寄來了，是續載我的通訊；六天了，每天都在要聞版專欄刊出，同樣的地位，全是『首都巡禮記』，另一篇『故鄉巡禮記』，還來不及刊載。

空前令我興奮的事情發生了！也是我這生作記者的命運註定的事情發生了！

第二次收到報紙的次日，華西日報寄來一封航空掛號信，我原以為是寄給我的稿酬；誰知拆開來看，又是一次驚喜交集，而且遠較第一次更驚更喜！

信是由該報新任社長王白與先生寫給我的，原來的社長，就是找大哥的好友舒君實先生却已離了職。大信封裏面套着一封金邊紅信封，那金邊紅封套竟然是『聘書』，上面分明寫着：

『效聘請』

臺端為本報駐北平記者，月酬大洋三十五元正
成都華西日報社長王白與

報社的社章和社長的私章，蓋在紅色聘書上面，很顯然地看得見。

那封王社長給我的信上，先說幾句嘉獎我的客套話，然後說是目前時局緊張，尤以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進逼情形，更為全川人士關切注視的焦點；而華北政治軍事的重心在北平，所以聘請我擔任駐北平的記者。次又說兩篇通訊刊完之後，正式開始工作，以後發表通訊時，就當在我的名字上冠以『本報駐平記者』的銜頭。而且信上更約定工作的範圍，至少每週寫寄航空通訊一

篇，每篇以至少三千字為標準。如有特殊事件，臨時再多寫多寄；又如最有特殊重要新聞，我應拍發簡短新聞專電，電報費實報實銷，由報社擔負。

我當時感到空前無比的興奮和快慰，老大哥為我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慮。喜的是我得意外良機，不待讀大學而就作了宿志所鍾的記者。慮的却是我年紀太輕，學識不夠，怕把工作做不好，有負華西日報的期待。

現在來回想，當年我所仗恃，主要還是有老大哥一起，他等於是我的老師，上司；許多通訊報道，如果那時期沒有他這個老記者在旁諄諄教導，我是寫不出來的。

比如：我接受聘請，回信給王社長致謝，並請其不吝氣隨時指導鞭策，隨即開始工作後，第一篇報道寫的是：

『冀察政委會的現在』
第一篇報道接着就寫：

『今日之二十九軍』
第三篇便寫的是：

『日本的華北駐屯軍』。

事實上，關於冀察政委會和二十九軍的內幕情形；華北地方上中日雙方的接觸；華北時局發展的來龍去脈；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侵略佈署等等；我那里弄得明白，主要就靠我的老大哥講解分析給我聽，並且指點我如何着筆去寫。

這等於為三篇訪問記，而且有老資格教我怎樣分析，怎樣敘述，怎樣措詞；所以我這三篇通訊，報社極為欣賞重視，曾來函予以嘉勉。

畢竟年輕居然怯場

我從業的開始，確是意外的機會所造成完全不同於正規的途徑；要先受完大學四年或專科學校二年以上新聞課程的學業，或是其他文法系科等學業，再進入報社或通訊社去當實習的助理編輯或外勤記者。經過一個時期，社方滿意了，才正式任用為編輯或記者。即令最初做編輯或採訪，中外新聞界照例任用新人從事基本的，較易為的社會新聞的工作。

我雖然受了嚴格的中學教育，和家庭教育，十幾年中讀了不少古書，又自修閱歷了文史方面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參考書籍；但對於新聞學方面，幾乎沒有研習過。僅在初中時候，兄長們在成都辦了兩年『平民日報』，我週末星期常去報社玩玩，偶爾有所習染，因而略有了解外；就曾有幾次受到老大哥的教說，多少明白了些辦報的理論和實際問題。

說到新聞學的書籍，當年在中國真如鳳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記憶中，我只讀過戈公振的『新聞學』、『中國報學史』和黃天鵬的『新聞學概要』、『新聞學名論集』等三五本專書而已。

至於英文新聞學的著作，我當年英文程度還不能看這種專門性的著作。雖然，我們中學英文課程很嚴，曾經讀過幾本英文文學名著如莎氏樂府，天方夜譚和古史鈞奇錄等；又曾自修讀過『開明書店出版的『英文報閱讀舉隅』等書。

自從我最初就業，展開報道工作以後，一反常例，立即站在國家時局的焦點地區，和新聞重

心之一的北平。一開頭寫通訊就是吃重費力的國家大事和國際問題。

三篇重要時事通訊寄出，而被報社重視予以顯著刊載後，老大哥就要我到外面去拜訪一些政治和社會機構，並去各報社拜會交際，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，和佈置新聞網，我早已把名片印好，準備四出活動。其奈我畢竟年紀太輕，居然怯生怯場，一推二延，不擬立即出外從事採訪活動；僅僅多訂了幾份大報，像天津的大公報、庸報，北平的晨報、世界日報和流行華北的小型報『實報』等。同時，還經常跑到北平圖書館去看京滬各地和各大省會的航空報，鈔錄資料，學習別人的寫作方法，報導內容等。自然，我那老大哥才是我事實上的老師和上司，遇有疑難不決不懂之處，或應該何去何從，取捨不下的當兒，我就請示他，由他指導我一切。

慢慢地，我的報導轉向多方面發展，不僅以時局為題材，同時也對北平的文化界、教育界、甚至社會現象，獵取材料，充實報道的內容。於此，我應簡略紀述些當年北平新聞界的情形，以我初作記者時所見所聞的現象為主。

北平自元朝建都以來，到民國北洋政府時代，約有快一千年，自然文物極盛，人文藝萃。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奠都南京後，北平在政治上才冷落下來，但文風仍然鼎盛。

在北洋政府時代，報紙雖然辦得很多，但以漫無管制，辦報者有的作為目的，有的竟作為工具，以致有濫等現象；同時又兼北洋軍閥對報界小則控制，大則摧殘，所以在民初十幾年時代

，北京的報業是量多而質劣。

戰前北平報業一覽

北伐成功，北洋軍閥消滅，全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，向統一、建設、實現 國父孫逸仙的三民主義，創造新中國而奮鬥；北平雖然失去其政治上中心的所在，但在文教上仍然居於全國的領導地區。尤其是『五四運動』後引起的新文藝運動，北平更是那批文化思想界領袖人物的寄生之所，因之北平更見其重要性，為全國文化思想的重心。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新聞事業不成問題也蓬勃而健全地發達起來。

幾家有地位的大報：如民國十九年創刊的『北平晨報』，係由民國五年所辦的『晨報』和民國十七年所辦的『新晨報』，演變而來，主持人是陳博生，消息言論，新穎充實；尤其是副刊，由孫伏園主編，更具優良特色。

其次是由成舍我創辦的『世界日報』和『世界晚報』，晚報在民十三年先辦，次年才辦日報，消息迅速，特別注重文教消息，在大報中銷路最多。

再其次就是由中國國民黨所辦的『華北日報』，其立場自然有異上述兩家民營的報紙。

直到民國二十六年『蘆溝橋事變』爆發，中日大戰揭幕前，這三大報不但在北平是領導輿論的三大機構，就是在全國也能代表北平的言論和傳達華北的消息。

比較銷數少一些，但亦有其地位的如像益世

報、京報等，亦有其歷史和力量。

北平除大報以外，最特殊的興盛現象要算小型報的多而且好，在北伐前後十幾年，曾經為全國之冠；後來，經北伐成功到抗戰前，上海小型報也流行起來，有的小型報如『辛報』、『立報』、『晶報』等，其內容與作風，較北平的小型報更新更好。

以我去北平時所見，抗戰前一二年，北平小型報之多，使人眼花繚亂；其中名氣最大、內容稱得上『雅俗共賞』的，應該是管翼賢辦的『實報』。管這張報，同其他小型相同，每天只出版四開一中張。它的編排生動，印刷也很清晰，不但消息快捷，而更吸引人的是副刊豐富而趣味化。舉凡專欄方塊，詩詞聯文，武俠偵探小說，應有盡有。這張小報，不論大人先生，或是販夫走卒，無不是它的讀者。

它的副刊中，有一專欄叫『老實話』，作者是王柱宇，每天一千五百字上下，天下大小事，婆婆媽媽地，他用京片子白話，寫得很動人。這一欄是它的精華，吸引成千成萬的中下三流的讀者。

我的老大哥也為它寫過二三年『方塊』，專欄名叫『微言大義』；他這一欄所談的，水準較高，文筆較雅，字數較少得多，我相信它的讀者，一定不如王柱宇的『老實話』遠甚。

『實報』暢銷華北五省，號稱有十萬上下的銷數；比較大報中最多的『世界日報』，要多到三倍，可見它的魔力。

在北平附近的天津，雖然是俗氣甚重的華北

第一大商埠，但在新聞事業上，由於『大公報』的首創和發揚光大在那裏，再加上天主教的『益世報』和『庸報』等等，勢力不可輕視。在北伐後，一般人常說『京滬平津』，但在北伐前則稱爲『京津滬漢』；可見就辦報的都市而言，北平與天津稱雄華北，足與南方的上海和南京峙立，各有千秋。

少帥勞軍泣不成聲

我就就職業，在北平開始了我的記者工作。民國二十五年秋季在南京投考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新聞學系未中，想不到在北平因意外而開始從業，較我的宿志，竟提前四年加以實現。

大約一個月後，突然，中國發生了『西安事變』！對我剛剛從業的青年記者，不啻是晴天霹靂，令我有些兒驚惶失措！

我願根據『西安事變』後，經一位自西安去到北平的某有關東北人士口中，另以一種方式寫出訪問回憶……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的中秋時節，在陝西省北部荒涼的山野間，張學良將軍統率下的『東北軍』，正和自江西脫圍後逃竄到那一帶的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部隊——紅軍，犬牙交錯地對峙着。

陝北的中秋，已經到了『已涼天氣未寒時』；不毛的山野，有許多斷層地帶，山上沒有森林，山間沒有溪流，那應是中國大陸上天然貧脊的地區之一。

就在那些縱橫起伏的斷層山溝上下，狼狽萬分的紅軍，穿着破破爛爛的軍裝，憑藉了有限的

步槍機關槍手榴彈等輕武器，挖了許多戰壕，頑強地抵抗着東北軍的攻擊陣線。

中秋節的前幾天，傍晚時候，半輪寒月剛從山坡後慢慢地爬了上來，天空中飄浮着幾朵微雲，月色是那樣淒清，山野更顯出無比的荒涼淒厲。

突然，東北軍的火線上，聽到一陣歌聲傳了過來，是男男女女的大合唱，唱的是：

『松花江上』流亡三部曲之一。

『我的家，在東北松花江上；

那裏有森林煤礦，

還有那，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

九一八！九一八！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離別了我的家鄉，

拋棄了我的爹娘；

流浪、逃亡；逃亡，流浪。

那年那月？

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？

爹娘呀！爹娘呀！

那年那月？

才能够歡聚在一堂？』

淒涼不盡的悲痛歌聲才一唱完，響亮的口號

又用東北口音叫了起來！

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

槍口對外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

收復東北，打回老家去！

……

這一處山頭陣地剛唱完歌，叫完口號；那一座山頭上又照樣唱了起來，叫了起來！

東北軍的官兵，在戰壕裏，在營地上，聽到了這一片『四面楚歌』，想到這正是家人團圓的中秋佳節，想到幾年來流浪在關內，想到家鄉，想到爹娘子女親戚朋友，想到現在在這荒涼的陝北打共產黨，想到在故鄉的敵人……是悲！是痛！是仇！是恨！是耻！是辱！官也好，兵也罷，不禁流出了簌簌的熱淚！愈是紅軍唱得不響，叫得不響的時候，寂靜的東北軍防線上官兵們的英雄熱淚，愈是像泉水一般流個不停！

連着幾晚，漫長的火線上，漫長的月夜裏，東北軍的官兵，在不斷聽着這種歌聲和口號的情況下，他們就不曾放過一槍，開過一砲，一片唉聲嘆氣，無限熱淚交流！

而紅軍那一面，每天傍晚深夜，在皎潔淒清中秋月光下，此起彼伏，繼續唱起歌，叫起口號。

中秋節那天，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上將，親自到前方一個野戰醫院去慰勞傷病兵，帶去了一些慰勞品，一點點餅兒饅兒的，却沒有現錢，或一些衣物用品之類。

傷病官兵們知道他們的『少帥』來了，全都很興奮，很安慰，有的從病床上坐了起來，有的在鼓掌，有的傷病不重，跑到了走道上大門口去歡迎他們的『少帥』。

張少帥進了醫院，由院長和副官參謀之類前呼後擁着，他含着難受的微笑，和所有官兵點頭招手，問他們好。他又特別去到重傷病患官兵的病床前，去和那些部下握手，說些安慰的話語。

突然，一個傷兵從病床上翻了下來，一撲身

子，跪在少帥的腳下，抱着他的一隻腿，痛哭流涕地叫道：

『少帥！我們的血要洒到東北去呀！要洒在日本鬼子的身上呀！少帥呀！你帶我們打回東北去，就是死，也要殺死一個日本鬼子後才死，才斷得了這口氣，才閉得了這雙眼睛呀！少帥！少帥……』

他這樣一陣叫一陣哭，竟至引得所有傷病官兵都哭泣起來了，醫院全是痛哭流涕的傷病官兵，連張少帥，跟去的參謀副官，和病院軍醫，勤務兵……全都流出熱淚來了！沒有言語，只聽得一片泣泣的聲音！

自從陝北前線上發生過這些不平常的事情以後，東北軍事實上已經自動地對紅軍停了火，不再向殘餘的紅軍攻擊過一次。而且，張學良和他的僚屬們，以及高級帶兵幹部們，在心情和態度上，開始有了激變！

西安事變震驚世界

甚麼激變呢？

停止剿共！組織抗日聯合陣線，抵抗日本軍閥的着着進逼，甚至反攻，出關收復失地，打回東北！

事實上，上面的紀述，不過是一段插曲；真正的形勢和內幕，有待略加說明。

從世界大勢來看，先說東方，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強佔了中國的東北四省，正向平津和察綏兩省步步進逼。日本乘中國國民政府正在進剿叛亂的紅軍，安撫各地地方軍閥，戰禍頻仍的機會，

逼迫簽訂了『何梅協定』和『塘沽協定』，早已迫使中央政府的黨政軍勢力退出河北省境；又再再進逼『冀察政務委員會』，簽訂『秦土肥原協定』，插足察哈爾省區。可是日本軍閥不讓中國

有一絲一毫喘息可能，更增兵包圍平津一帶，弄些小奸流氓，大鬧其『華北五省自治運動』。這時候，中央忍辱負重，一再退讓；繼續執行『安內攘外』國策，計劃一面把逃竄到陝北的紅軍蕩平消滅，一面統一團結全國力量，加緊準備，抵抗日本侵略，準備收復失土，恢復主權的完整。

同時在西方，歐洲的時勢緊迫，納粹德國已經在重佔萊茵地區，並於一九三六年形成德意日軸心後，更見強大而野心勃勃，不但西歐大受威脅，而東面的新興強國蘇俄也大為不安。

美國遠隔大西洋，國內孤立主義勢力殘存，尚在舉棋不定的階段；西歐的主要國，法國和英國，前者手忙腳亂，準備應變；而後者則妄想以綏靖方式，謀向德國退讓以謀和平。

可是，蘇俄在史大林的統治下，眼看東西亞歐兩面，對她的形勢愈來愈嚴重，於是策劃陰謀，在歐洲利用列強間的矛盾，加強對德意的戒備；在亞洲則利用形勢，訓令中共在中國各地利用中國民情，掀起反日抗日的行動，以促成中日間戰爭爆發為目的。如果幸而中日爆發大戰，那麼不但在第三國際指導下的中共得以生存發展，同時日本即不致威脅蘇俄，她就可以專心對付歐洲，無東顧之憂！

再看我們國內呢？「九一八」以後，應付日本帝國主義的咄咄進逼，發生局部抗戰若干次；

全國人民的反日抗日情緒，高漲到了沸騰點；而政府則有待於完成掃蕩陝北紅軍殘餘，再對付日本侵略。

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退到陝北以後，他們奉到莫斯科的指令，企圖挑起中日戰爭，以挽救垂危的命運。毛澤東周恩來輩，看清了當時的處境，認為對奉命進剿的東北軍是大好良機，就派出幹部，混進東北軍去，和張學良的將領以及幕僚們取得聯系，立即展開煽動停止剿共，一致抗日的運動。

正好東北軍在「九一八」後失去了老家，變成在關內的『流浪武裝部隊』，受了無比的辛酸痛苦，國恨鄉愁，正在無處發洩；共產黨乘虛而入，一加煽動挑撥，東北軍上上下下，從張學良到大兵，一股腦兒怨中央政府，蔣委員長不抗日作戰，反而令他們剿匪滅共，犧牲打回老家去的力量。

張學良曾經晉見委員長要求立即停止剿匪，對日抗戰，但曾遭受委員長的申斥，要他不得違背『安內攘外』的最高國策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張學良乘蔣委員長到西安督導對紅軍最後進剿的軍事，於是有意劃地發動臨潼兵變，劫持委員長，造成震驚世界的『西安事變』！

領袖脫險舉國狂歡

北平在第三天才由各報發出了號外，頓時九城震驚。我以剛從事記者工作一二個月的小夥子，得知此一大事後，急忙向老大哥請示，承他告

變事安西與平北城危

我，事變雖然發生在遠隔數千里的西安，但北平在時局上的情況特殊，我應該採訪報道兩點：

第一，要注意冀察政委會宋哲元他們對事變主持人張揚的態度，是支持？或是反對？

第二、要注意北平文化界和學生們的情況，看看各大報社論和各大學，特別是左傾的學聯，有甚麼表示？

我的老大哥告訴我，『西安事變』目前情況不明，這一關係國家治亂，關係領袖安危的突變，情況一定很複雜；還要看事變的發展，包括最主要的；中央政府的應付之道，和西安方面的演變。

於是，我外出採訪北平對『西安事變』的反應。關於老大哥指點我的第一項，我那時剛剛從業二二個月，年紀又輕，那裏採訪得到宋哲元等人的態度？好在十四日北平各報，在第一條要聞版的發佈的電報，那是宋哲元答覆張揚的，主要表明立場態度兩點：

(一)反對中國有共產黨的存在，希望張揚和中共分離絕緣；(二)委員長的安全關係國家民族存亡，務請負責維護。

這一項重要申明，自然早由中央社發佈全國，用不着我再發電報。我外出去尋找的報導材料，是注意學生運動和民間的輿情。

果然，值得報道寫通訊的材料太豐富了。從民間團體到販夫走卒，老頭子老太婆，無不驚駭嘆氣，擔心蔣委員長的安全，大罵張揚的胡作妄為。

至於文化界方面，北平的各大小報紙，無不

表示反對張揚的兵諫，一致主張從速護送 蔣委員長回返南京，以免在大敵當前，國難嚴重萬分的情況下，使國家民族再遭週遇劫，陷於危亡之境。

學生方面，更有新鮮報導題材。原來，北平早有個『北平學生聯合會』，其中主持的學生不但有共產黨黨員，而且其言論行動久為共黨操縱。同時，北平還有一個『民族解放先鋒隊』，簡稱『民先』，在各大學甚至中學內非常活躍，是中共的外圍組織。

『西安事變』發生後，學聯和民先竟在各學校大貼標語，擁護張揚，興高采烈狂呼亂叫。其他大多數中立和反共的學生們大起反感，認為他們不顧國家民族危亡，幸災樂禍，於是各校主持正義，真正愛國家領袖的學生們，就曾在安大門口廣場大集會，參加學生竟超過十萬人，決議另成立『北平市學生聯合會』，遊行示威，反對張揚

擁護 蔣委員長領導等等。

從此，北平學生運動分裂為二，一為親共的『舊學聯』，一為擁護政府的『新學聯』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脫險從西安飛到洛陽，再飛回南京後；北平市上，一般老百姓和新學聯所屬的學生團體，在街頭巷尾大放鞭炮慶祝，全市如狂歡狀態。可見那時絕對大多數人民對領袖的愛護，崇敬。因為大家知道，那時期如果沒有 蔣委員長，國家的局面不堪想像，內面有共產黨和各地殘存的軍閥，外有看着侵逼的日本帝國主義。說不定真會變成四分五裂，國亡族滅，悲慘萬狀！

關於『西安事變』的前因後果，複雜萬狀，如果搜集各方面史料，和有關人物的回憶錄之類，可以寫一本數十萬言的專書；那麼，本節所記載的，僅不過是我初作記者時，在北平的一些見聞而已。

春
恭
賀

李振輝敬賀